

人物传记

《约翰·牛顿小传》

第八章 在恩典中不断长进

约翰牛顿祈求神，救他脱离这种不人道的、可耻的贩卖黑奴的职业；但是，他除了航海之外，一无所长，他想，他又能作什么？

他的旧老板约瑟孟尼斯提不久又为他安排了一项新的职位——担任蜜蜂号（The Bee）商船的船长。一七五四年十一月初，启航前两天，约翰牛顿毫无先兆的，突然从椅子上掉下来。他躺卧在地上，不省人事，像死人一样。救活之后，医生诊断他不适合航海。明显地，这是神垂听他的祷告，干预了这件事，救他脱离这类贩卖人口的罪恶勾当。

当约翰牛顿还在等待工作的日子里，他带着妻子玛丽，到伦敦拜访了亚力山大库尼船长。之后，透过库尼船长的介绍，他造访了史迭尼（Stepney）地方的公理会牧师布鲁尔（Samuel Brewer）。库尼船长就是在布鲁尔那里聚会的。布鲁尔在属灵方面给了约翰牛顿很多的帮助，大大地坚固了约翰牛顿的信心。

布鲁尔牧师又告诉约翰牛顿，说大布道家怀特腓（George Whitefield）最近从美国返抵英国；又说怀特腓是神大用的器皿，所到之处，都带来了教会的复兴，都可以看到圣灵明显的同在和祝福。一七五五年六月，约翰牛顿持着布鲁尔牧师的介绍信，骑着马，从史迭尼，驰往伦敦，造访驰名欧美的复兴家怀特腓。

怀特腓，比约翰牛顿大十一岁，穿着朴素，以非常仁慈和蔼的态度接见约翰牛顿。在约翰牛顿第一次参加怀特腓的聚会之后，他坦承，他所得的印象，正如示巴女王见到所罗门王后所说的，“及至我来亲眼见了，才知道人所告诉我的，还不到一半。”约翰牛顿初次会晤怀特腓，只有短短的五分钟；这五分钟带来了两人终生牢不可破的友谊。

在那些日子，约翰牛顿每日早晨四时起床，就赶往怀特腓主持的，在芜田（Moorfields）五时开始的聚会，在长达三小时的赞美敬拜聚会中，怀特腓向来自不同宗派的一千个信徒讲道。到了晚上，怀特腓的会幕挤满了五千人，另有数不尽的人把会幕重重包围，为要聆听怀特腓讲道。在最顶峰时，有三万人聚集来听怀特腓讲道。约翰牛顿相信怀特腓所见证的，即救赎是出乎神的作为。若不是圣灵在人心运行，赐人信心，没有人能因信称义，接受主耶稣为他们的救主。

约翰牛顿在赋闲的日子，又抓住每一个机会，去听威廉罗门（William Romaine）讲道；威廉罗门吸引了大批追求主的人去聆听他的信息。在那一个时代，威廉罗门在属灵方面的份量和能力，可以和约翰卫斯理、怀特腓并列。

一七五五年八月，约翰牛顿由于约瑟孟尼斯提的推荐，得以在利物浦的海关部门，担任潮汐观察员（Tide Surveyor）；这项工作必须检查出入港口的船只有否运载违禁品或走私货物。

因着玛丽体弱多病，约翰牛顿唯有把玛丽交托给主，让她暂时住在漆咸（Chatham）娘家，他只身到利物浦去就职。利物浦当年是英国的一个新兴城市，由于工商业发达，市面相当繁荣，和伦敦、布里斯托（Bristol）鼎足而立。

约翰·牛顿办公的海关部门，设在利物浦的乐园街（Paradise Street）；他的手下有五、六十人。

约翰·牛顿到利物浦没有多久，就收到妻子玛丽从漆咸寄来的信。玛丽说她曾去听布鲁尔（Samuel Brewer）讲道，并把讲道的摘录寄给约翰·牛顿。最使约翰·牛顿欢喜的，是玛丽说她已往过份依赖药物，身体总是衰弱，她如今知道，主耶稣这位大医生，才能医治她。玛丽又说，她现在多和基督徒接触，一起分享从主耶稣所领受的。如今她对于玩扑克牌、参加舞会、去看戏，完全失去兴趣了。

约翰·牛顿在利物浦任潮汐观察员一个月之后，一七五五年九月，怀特腓（George Whitefield）首途利物浦。约翰·牛顿去听怀特腓讲道，聚会后，两人长谈直到深夜十时。九月十四日主日早晨，约翰·牛顿陪着怀特腓到利物浦的圣多马教堂（St. Thomas's Church）参加主日崇拜，讲道的人不属福音派，讲的是新潮的东西。约翰·牛顿悲伤地说：“他所供应的不是生命，他所传播的不是福音。”到了当天下午五时，怀特腓在圣多马广场（St. Thomas Square）作露天布道时，来听福音的会众多达四千人。

本来这个靠黑奴买卖繁荣起来的城市利物浦，一直对属灵的事工漠不关心。怀特腓初到此境，就感叹他很少到过个城市，像利物浦那样冷漠，无动于衷。但是怀特腓在圣多马广场露天布道之后，利物浦的土壤开始松动了；可容五千人的会堂，场场爆满。清晨四时，天色仍暗，人们提着灯笼来聚会，直到日光出来为止。约翰·牛顿说，这简直是预见了天堂的景象。在长达三小时的聚会中，穿插了二十首圣诗。他深爱那种喜乐的气氛。大家自由地、无拘束地赞美敬拜神，会众享受着神的同在。

在五天之内，约翰·牛顿听怀特腓讲道九次，与怀特腓共同进餐五次。怀特腓来到利物浦，不单是供应给约翰·牛顿一些话语，而且是点燃了他心中的生命之火。约翰·牛顿对怀特腓是如此狂热，他的朋友甚至给他起了一个浑号，称他“小怀特腓”。

一七五五年十月，玛丽身体恢复健康，就北上利物浦，与约翰·牛顿团聚。两人在埃德蒙街（Edmon Street）租下一栋舒适的房子，生活回复了平稳和正常。

这期间，他读了一本约翰·卫斯理所写的书，该书责备许多官员受到贿赂，接受份外的财物。约翰·牛顿在就职时，也曾宣誓不拿任何薪水之外的利益。现在知道这类事失去见证，不荣耀神，就退还商家送来的一切赠品和礼物。

一七五六年八月，约翰·牛顿适放年假，于是带着妻子玛丽，到约克郡（Yorkshire）的哈渥（Haworth）的循道会教堂拜访威廉·格林萧牧师（Rev. William Grimshaw）。

威廉·格林萧讲道满有能力，很感动人，许多人步行五里路、十里路来听他讲道。威廉·格林萧非但有讲道的恩赐，也很有爱心，常常照顾长者和伤残人士。他谦虚，接待贫穷人，俯就卑微有需要的人。另一方面，他不纵容罪恶，他要求基督徒在生活上有改变，要求他们向不信主的人公开作见证。当他责备那些远离主的人，所用的语调既严厉，而又友善。所以那一带的人都很敬爱他。

约翰·牛顿和玛丽，从威廉·格林萧的信息得着极大的帮助。特别当他们听到威廉·格林萧所作的个人见证，夫妻两人更有深刻的体会。威廉·格林萧曾因着自己的失败，一度极其恐惧不安，害怕神的惩罚；后来他认识到凡劳苦担重担的人，只要到主耶稣那里，就可以得着安息。

当时英国国教在灵性方面非常冷淡低落，一些清心爱主的人纷纷脱离国教，成立了许多独立的教会，威廉·格林萧的循道会教堂即是其中之一。起初玛丽在独立教会作礼拜，只是呆坐着，还不习惯，并未完全

投入；直到有一天，她终于开口说，这些人是与众不同的，这些聚会是蒙福的，我喜欢他们，我真的喜欢这些清心爱主的人。这里有主的同在，他们是何等的自由，何等的喜乐。

威林格林萧那种平易近人的牧者作风，唤醒了潜伏在约翰牛顿心灵深处的渴慕，即有朝一日，他将成为一间教堂的牧师。在约翰牛顿孩提的时代，他母亲向神许愿，要他来日成为牧师；这种意念扎根在他的潜意识里，一直挥之不去。

约翰牛顿读到加拉太书一章二十三至二十四节，觉得他的处境正像使徒保罗一样。那段经文这样说：“不过听说，那从前逼迫我们的，现在传扬他原先所残害的真道。”

在约翰牛顿的朋友中，有些人赞成他放弃在海关部门的职业，出来专心服事主；支持最力的，要数亨利芬（Henry Venn）。约翰牛顿初次认识亨利芬，是在伦敦，其时亨利芬在格腊凡（Clapham）的教堂任副牧师，如今则在哈德斯菲德（Huddersfield）任牧师，两人再度会晤。

虽然有许多人支持约翰牛顿出来讲道，他却有一项缺憾，即生来拙口笨舌，一直有语言障碍。他听别人讲道时，会批评讲者不足之处；但真正轮到 he 讲时，他的表现更加不行。

一七五八年，有一天，列斯（Leeds）独立白教堂（Independent White Chapel）的艾德华牧师（John Edwards）邀请约翰牛顿到该教堂讲道。艾德华是听了怀特腓讲道后，灵性得着复兴的。约翰牛顿为了那次的讲道，作了充分的准备；他并且作出决定，他要效法约翰卫斯理、怀特腓等大布道家，不用带讲章或提示上讲台。

聚会开始后，约翰牛顿读出诗篇第十六篇八节：“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。因祂在我右边，我便不至摇动。”他刚讲时还很流畅，随后情绪不稳定，以致表达不出所想说的。好像来了一阵风一样，把他原先准备好的腹稿从脑海中洗得干干净净。他结结巴巴地说了几句，又停了下来；然后，他又鼓起勇气，想继续说下去，结果要靠艾德华为他结尾。可怜的约翰牛顿垂下头来，羞愧地离开教堂。

再次讲道时，约翰牛顿准备了讲稿。到他成名后，他无论是准备了讲稿，或者是单靠腹稿，他都不再依靠自己，而是依靠圣灵。他作见证说，即使他有了数十次讲道的经验，只要有一次主挪开祂扶持的手，讲时仍会失去水准，像一个初上讲台的人一样。

一七五八年七月二十四日，约翰牛顿满了三十三岁，他花一整天禁食祷告，为他是否出来全时间服事主，寻求主的心意。他走进房间，与神有面对面的交通。当他祷告完，从房间走出来时，玛丽问他，你明白了主的心意没有。约翰牛顿既严肃又喜乐地说，我深信主耶稣要我出来，要我专一地事奉祂，荣耀祂的名，服事祂的百姓；我记得当我小时，母亲一直为我祷告，期望我成为牧师，感谢神，神垂听了她当年的祷告。玛丽回应说，我非常喜乐你所作出的决定。

一七五八年十二月十六日，约翰牛顿正式向约克大主教（Archbishop of York）申请担任神职人员。但约翰牛顿的申请受到拒绝，因为他从未受过大学教育，也没有接受过神学培训，大主教更不满意他和独立教会的异见者（dissenters）和循道会的人士（Methodists）频繁来往。在英国国教的心目中，那些独立教会的人情绪过于激动，对教义的阐释不很正统。

当约翰卫斯理来到利物浦，听到英国国教断然拒绝了约翰牛顿的申请，就为约翰牛顿抱不平。一七六〇年三月二十日，约翰卫斯理在他的日记中这样记载：“我和约翰牛顿有很好的交谈，他的情况非常特殊，英国的国教要求神职人员必须有学问，必须受过大学教育。但是许多持有大学文凭的人，程度不够

，竟被按立为牧师；而像约翰牛顿这样有学问，在行为上无可指责的人，却被摒除在门外，这简直是一场闹剧。一个教会的主教怎么会堕落到一个程度，必须以大学文凭，作为拒绝别人事奉神的藉口。

在神的带领下，约翰牛顿开始在自己家中有聚会、作见证，并且有简短的谈话。此外，他又应邀到不同地方的不同教堂作见证、讲道。逐渐地，他在听众面前讲话更加从容，更加自在，不再胆怯，也不再结结巴巴、拙口笨舌。

有一天，他作完见证后，有人对他说，这是多么奇妙的见证，你必须把所讲的写下来出版。他于是写下《一篇真实的记述》（An Authentic Narrative），并于一七六四年付梓。这篇记述成为英国的畅销书，后来并被翻译为多国文字。

约翰牛顿的话语职事，以及他的文字工作，引起了一位英国贵族达茂伯爵（Lord Dartmouth）的注意；达茂伯爵在阅读《一篇真实的记述》之后，深受感动。达茂伯爵又介绍约翰牛顿认识了当时英国很有影响力和地位的人，内中最重要的要数约翰桑丹（John Thornton）。桑丹是英伦银行（Bank of England）的董事，是当年英国最富有的企业家之一。

在达茂伯爵穿针引线之后，林肯主教（Bishop of Lincoln）——即格林博士（Dr. John Green）于一七六四年四月二十九日按立约翰牛顿为英国国教的神职人员，指派他在英国白金汉郡（Buckinghamshire）的偏远小市镇奥尔尼（Olney）担任副牧师。

约翰牛顿被按立之后，对神充满了感激；他说，没有人像我这样的不配。因为我长期以来都在顶撞神，亵渎神。考虑到我已往所过着的是放荡的、淫佚的生活，我得以蒙受这么大的恩典，实在是我所不配得的。